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封神演義 第七十六回 鄭倫捉將取汜水

詩曰：萬刃車凶勢莫當，風狂火聚助強梁。旗旛若焰皆逢劫，將士遭殃盡帶傷。白晝已難遮半壁，黃昏安可護三鄉。誰知督運能催命，二子逢之刻下亡。

話說韓榮坐在後廳，吩咐將士，亂紛紛的搬運物件，早驚動長子韓昇、次子韓變。二人見父親如此舉動，忙問左右曰：「這是何說？」左右將韓榮前事說了一遍。二人忙至後堂，來見韓榮曰：「父親何故欲搬運家私？棄此關隘，意欲何為？」韓榮曰：「你二人年幼，不知世務，快收拾離此關隘，以避兵燹，不得有誤。」韓昇聽得此語，不覺失聲笑曰：「父親之言差矣！此言切不可聞於外人，空把父親一世英名污了。父親受國家高爵厚祿，衣紫腰金，封妻蔭子，無一事不是恩德。今主上以此關托重於父親，父親不思報國酬恩，捐軀盡節，反效兒女子之計，貪生畏死，遺譏後世，此豈大丈夫舉止，有負朝廷倚任大臣之意。古云：『在社稷者死社稷，在封疆者死封疆。』父親豈可輕議棄去。孩兒兄弟二人，曾蒙家訓，幼習弓馬，遇異人，頗習有異術，未曾演熟；連日正自操演，今日方完，意欲進兵，不意父親有棄關之舉。孩兒願效一死盡忠於國。」韓榮聽罷，點頭歎曰：「『忠義』二字，我豈不知；但主上昏瞶，荒淫不道，天命有歸，若守此關，又恐累生民塗炭，不若棄職歸山，救此一方民耳。況姜子牙門下又多異士，余化、余元俱罹不測，又何況其下者乎！此雖是你兄弟二人忠肝義膽，我豈不喜，只恐畫虎不成，終無補於實用，徒死無益耳。」韓昇曰：「說那裏的話來！食人之祿，當分人之憂。若都是自為之計，則朝廷養士何用。不肖孩兒願捐軀報國，萬死不辭。父親請坐，俟我兄弟取一物來與父親過目。」韓榮聽罷，心中也自暗喜：「吾門也出此忠義之後。」韓昇到書房中取出一物，乃是紙做的風車兒：當中有一轉盤，一隻手執定中間一竿，周圍推轉，如飛轉盤；上有四首旛，旛上有符有印，又有「地、水、火、風」四字，名為「萬刃軍」。韓榮看罷，問曰：「此是孩兒玩耍之物，有何用處？」韓昇曰：「父親不知其中妙用，父親如不信，且下教場中，把這紙車兒試驗試驗與老爺看。」韓榮見二子之言甚是鑿鑿有理，隨命下教場來。韓昇兄弟二人上馬，各披髮仗劍，口中念念有詞，只見雲霧陡生，陰風颯颯，火焰冲天，半空中有百萬刀刀飛來，把韓榮唬得魂不附體。韓昇收了此車。韓榮曰：「我兒，你是何人傳你的？」韓昇曰：「那年父親朝覲之時，俺弟兄閑居無事，在府前玩耍。來了一個陀頭，叫做法戒，在我府前化齋。俺弟兄就與了他一齋，他就叫我們拜他為師。我們那時見他體貌異常，就拜他為師。他說道：『異日姜尚必有兵來，我秘授你此法寶，可破周兵，可保此關。』今日正應我師之言，定然一陣成功，姜尚可擒也。」韓榮大喜，隨令韓昇收了此寶，仍問曰：「我兒還可用人馬，你此車約有多少？」韓昇曰：「此車有三千輛，那怕姜尚雄師六萬耶！一陣管教他片甲不存！」韓榮忙點三千精銳之兵與韓昇兄弟二人，在教場操演三萬刃車。正是：

余元相阻方纔了，又是三軍屠戮災。

話說韓昇用三千人馬，俱穿皂服，披髮赤腳，左手執車，右手仗刀，任意誅軍殺卒。操練有二七日期，軍士精熟。那日，韓榮父子統精兵出關搦戰。

話說子牙只因破了余元，打點設計取關，只聽得關內砲響。少時探馬報入中軍，稟曰：「汜水關總兵韓榮領兵出關，請元帥答話。」子牙忙傳令與眾門人、將士：「統大隊出營。」子牙會過韓榮一次，那裏知道有這場虧累，去提防他。子牙問曰：「韓將軍，你時勢不知，天命不順，何以為將？速速倒戈，免致後悔。」韓榮笑曰：「姜子牙，倚著兵強將勇，不知你等死在咫尺之間，尚敢耀武揚威，數白道黑也！」子牙大怒：「誰與我把韓榮拿下？」旁有魏賁，縱馬搖鎗，衝殺過來。韓榮腦後有兩員小將，乃韓昇、韓變，二人搶出陣來，截住了魏賁。魏賁大呼曰：「來者二將何人？」韓昇曰：「吾乃韓總兵長子韓昇，吾弟韓變是也。你等恃強，欺君罔上，罪惡滔天，今日乃爾等絕命之地矣！」魏賁大怒，縱馬搖鎗，飛來直取。韓昇、韓變兩騎赴面交還，未及數合，韓昇撥轉馬往後就走。魏賁不知是計，往下趕來。韓昇回頭見魏賁趕來，把頂上冠除了，把鎗一擺，三千萬刃車殺將出來，勢如風火，如何抵當。只見萬刃車捲來，風火齊至。怎見得好萬刃車，有讚為證：

雲迷世界，霧罩乾坤。颯颯陰風沙石滾，騰騰煙焰蟒龍奔。風乘火勢，黑氣平吞。風乘火勢，戈矛萬道法人魂；黑氣平吞，目不難觀前後士。魏賁中刃，幾乎墜下馬鞍鞦；武吉著刀，險些斬了三寸氣。滑喇喇風聲捲起無情石，黑暗暗刀痕剝壞將和兵。人撞人，哀聲慘戚；馬蹣馬，鬼哭神驚。諸將士慌忙亂走；眾門人借遁而行。忙壞了先行元帥；攪亂了武王行營。那裏是青天白日，恍如是黑夜黃昏。子牙今日兵遭厄，地覆天翻怎太平。

話說子牙被萬刃車一陣只殺得屍山血海，衝過大陣來，勢不可當。韓榮低頭一想，計上心來，忙傳令：「鳴金收軍！」韓昇、韓變聽得金聲，收回萬刃車。子牙方得收住人馬，計傷士卒七八千有餘。子牙陞帳，眾將官俱在帳內，彼此俱言：「此一陣利害，風火齊至，勢不可當。」子牙曰：「不知此刃是何名目？」眾將曰：「一派利刃，漫空塞地而來，風火助威，勢不可敵；非若軍士可以力敵也。」子牙心下十分不樂，納悶軍中。不表。

且說韓榮父子進關，韓昇曰：「今日正宜破周，擒拿姜尚，父親為何鳴金收軍？」韓榮曰：「今日是青天白日，雖有雲霧風火，姜尚門人俱是道術之士，自有準備，保護自身，如何得一般盡絕？我有一絕後計，使他不得整備，黑夜裏仗此道術，使他片甲不存，豈不更妙！」二人欠身曰：「父親之計，神鬼莫測！」正是：

安心要劫周營寨，只恐高人中道來。

話說韓榮打點夜劫周營，收拾停當，只等黑夜出關。不表。只見子牙在營納悶，想：「利刃風火，果是何物，來得甚惡，勢如山倒，莫可遮攔？此畢竟是截教中之惡物！」當日已晚，子牙因今日不曾打點，致令眾將著傷，心下憂煩，不曾防備今夜劫寨。也是合該如此。眾將因早間失利，俱去安歇。

且說韓榮父子將至初更，暗暗出關，將那三萬刃車雄兵殺至轅門。周營中雖有鹿角，其如這萬刃車，有風火助威，刃如驟雨，砲聲響亮，齊衝至轅門，誰敢抵當，真是勢如破竹。怎見得，正是：

四下裏大砲亂響，萬刃車刀劍如梭。三軍踴躍縱征鼙，馬蹣人身逕過。風起處遮天迷地，火來時煙飛焰裏。軍吶喊，天翻地覆；將用法，虎下崖坡。著刀車連聲叫苦；傷鎗將鎧甲難馱。打著的魚頭爛額；絕了命身臥沙窩。姜子牙有法難使；金、木二吒也自難摹。李靖難使金塔；雷震子止保皇哥。南宮适抱頭而走；武成王不顧兵戈。四賢八俊俱無用，馬死人人遍地拖。正是：遍地草梢含碧血，滿田低陷壘行屍。

且說韓昇、韓變兄弟二人，夜劫子牙行營，喊聲連天，衝進轅門。子牙在中軍忽聽得劫營，急自上騎。左右門人俱來中軍護衛。只見黑雲密布，風火交加，刀刀齊下，如山崩地裂之勢，燈燭難支。三千火車兵衝進轅門，如潮奔浪滾，如何抵當。況且黑夜，彼此不能相顧，只殺得血流成渠，屍骸遍野，那分別人自己。武王上了逍遙馬，毛公遂、周公旦保駕前行。韓榮在陣後擂鼓，催動三軍，只殺得周兵七零八落，君不能顧臣，父不能顧子。只見韓昇、韓變趁勢趕子牙，幸得子牙執著杏黃旗，遮護了前面一段；軍士將領一擁奔走。韓昇、韓變二人催著萬刃車往前行趕，把子牙趕得上天無路。直殺到天明，韓昇、韓變大叫曰：「今日不捉姜尚，誓不回兵！」望前趕，吩咐三千兵卒曰：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！」子牙見韓昇趕至無休，看看至金雞嶺下，只見前面兩杆大紅旗展，子牙見是催糧官鄭倫來至，其心少安。

且說鄭倫坐騎出山口，正迎子牙，忙問曰：「元帥為何失利？」子牙曰：「後有追兵，用的是萬刃車，又是風火助威，勢不可當。此是左道異術，你仔細且避其銳。」鄭倫把坐下金睛獸一磕，往前迎來。只見韓昇兄弟在前緊趕，三千兵隨後，少離半射之地。鄭倫與韓昇、韓變撞頭滿懷，鄭倫大喝曰：「好匹夫！怎敢追我元帥！」韓昇曰：「你來也替不得他！」把鎗搖動來刺。鄭倫

手中杵赴面交還，鄭倫知他萬刃車利害，只見後面一片風火兵刃擁來，鄭倫知其所以，只一合，忙運動鼻子內兩道白光，一聲響，對著韓昇兄弟二人哼了一聲，韓昇、韓變兄弟二人坐不住鞍轡，翻下馬來，被烏鴉兵生擒活捉，上了繩索。兄弟兩個方睜開眼時，見已被擒捉：「呀」的一聲歎曰：「天亡我也！」後面三千兵架車前進，見主將被擒，其法已解，風火兵刃，化為烏有，眾兵撤回身，就跑奔回來，正遇韓榮任意趕殺周兵，看見三千兵奔回，風火兵刃全無，不見二子回來，忙問曰：「二位小將軍安在？」眾兵曰：「二位將軍趕姜子牙至一山邊，只見一將出來，與二位將軍交戰，未及一合，不知怎麼跌下馬來，被他捉去。我等在後，不一時，風火兵刃全無，止有此車而已，只得敗回，幸遇老將軍，望乞定奪。」韓榮聽得二子被擒，心中惶惶，不敢戀戰，只得收兵進關。不表。

且說鄭倫擒了二將，來見子牙。子牙大喜，押在糧車上，同子牙回軍；於路遇著武王、毛公遂等，眾門人諸將齊集，大抵是夤夜交兵，便是有道術的也只顧得自己，故此大折一陣。子牙問安，武王曰：「孤幾乎說殺！幸得毛公遂保孤，方得免難。」子牙曰：「皆是尚之罪也。」彼此安慰，治酒壓驚，一宿不表。次日，整頓雄師，便至汜水關下紮營，放砲吶喊，聲振天地，韓榮聽得砲聲響，著人打探；來報曰：「啟總兵：周兵復至關下安營。」韓榮大驚：「周兵復至，吾子休矣！」親自上城，差官打聽。

且說子牙陞帳坐下，眾將參謁畢，子牙傳令，擺五方隊伍，吾親自取關。」眾將官切齒深恨韓昇、韓變。子牙至關下叫曰：「請韓總兵答話！」韓榮在城樓上現身，大叫曰：「姜子牙，你是敗軍之將，焉敢復來至此？」子牙大笑曰：「吾雖誤中你的奸計，此關我畢竟要取你的。你知那得勝將軍今已被我擒下。」命兩邊左右：「押過韓昇、韓變來！」左右將二人押過來，在馬頭前。韓榮見二子蓬頭跣足，繩縛二臂，押在軍前，不覺心痛，忙大叫曰：「姜元帥，二子無知，冒犯虎威，罪在不赦，望元帥大開惻隱，憐而赦之，吾願獻汜水關以報之耳。」韓昇大呼曰：「父親不可獻關！你乃紂王之股肱，食君之重祿，豈可惜子之命，而失臣節也！只宜謹守關隘，俟天子救兵到日，協力同心，共擒姜尚匹夫，那時碎屍萬段，為子報仇，未為晚也。我二人萬死無恨！」子牙聽得大怒，令左右：「斬之！」只見南宮适奉令，手起刀落，連斬二將於關下。韓榮見子受誅，心如刀割，大叫一聲，往城下自墜而死。可憐父子三人，捐軀盡節，千古罕及。後人有詩讚之：

汜水滔滔日夜流，韓榮志與國同休。父存臣節孤猿泣，子盡忠貞老鶴愁。一死依稀酬社稷，三魂縹緲傲王侯。如今屈指應無愧，笑殺當年兒女儔。」

話說韓榮墜城而死，城中百姓開關，迎接子牙人馬進汜水關。父老焚香迎接武王進帥府，眾將官歡喜，查點府庫錢糧停妥，出榜安民。武王命厚葬韓榮父子，子牙傳令，治酒款待有功人員，在關上住了三四日。

且說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在碧遊床靜坐，忽金霞童兒來報：「有白鶴童子至此。」太乙真人出洞，見白鶴童子手執玉笏降臨，言曰：「請師叔下山，同會誅仙陣。」太乙真人望崑崙謝恩畢，白鶴童子回玉虛。不表。

且說太乙真人吩咐：「叫哪吒來。」慌忙來至，見師父行禮畢，真人曰：「你如今養的傷痕瘡痍，你可先下山，我隨後就來，共破誅仙陣也。」哪吒領師命，方欲下山，真人曰：「你且站住。當日玉虛宮掌教天尊也曾贈子牙三盃酒；你今下山，我也贈你三盃如何？」哪吒感謝，真人命金霞童兒斟酒過來，贈哪吒頭一盃酒；哪吒謝過，一飲而盡。真人袖內取一枚囊兒遞與哪吒過酒。哪吒連飲三盃，吃了三枚火棗。真人送哪吒出洞府，看哪吒上了風火輪，真人方進洞去。哪吒提火尖鎗，方欲駕土遁前行，只見左邊一聲響，長出一隻臂膊來。哪吒大驚曰：「怎的了？」還不曾說得完，右邊也長出一隻臂膊來。哪吒唬得目睜口呆。只聽得左右齊聲響，長出六隻手來，共是八條臂膊；又長出三個頭來。哪吒著慌，無可奈何，自思：「且回去，問我師父來。」只得登回風火輪，方至洞門，只見太乙真人也至門首，拍掌大笑曰：「奇哉！奇哉！」有詩為證：

瓊漿三盃透三關，火棗頻添壯士顏。八臂已成神妙術，三頭莫作等閒看。須與變化超凡聖，頃刻風雷任往還。不是西岐多異士，只因天意惡奸讒。

話說哪吒回來見太乙真人，曰：「弟子長出這些手，丫丫叉叉，怎好用兵？」真人曰：「子牙行營有許多異士，然而有雙翼者，有變化者，有地行者，有奇珍者，有異寶者，今著你現三頭八臂，不負我金光洞裏所傳。此去進五關，也見周朝人物稀奇，個個俊傑。這法隱隱現現，但憑你自己心意。」哪吒感謝師尊恩德。太乙真人傳哪吒隱現之法，哪吒大喜，一手執乾坤圈，一手執混天綾，兩隻手擎兩根火尖鎗，還空三手。真人又將九龍神火罩，又取陰陽劍，共成八件兵器。哪吒拜辭了師父下山，逕往汜水關來。正是：

余化刀傷歸洞府，今朝變化更神通。

且說姜元帥在汜水關計點軍將，收拾界牌關，忽然想起師尊偈來：「『界牌關下遇誅仙』，此事不知有何吉凶。且不可妄動。」又思：「若不進兵，恐誤了日期。」正在殿上憂慮，忽報：「黃龍真人來至。」子牙迎接至中堂，打稽首，分賓主坐下。黃龍真人曰：「前邊就是誅仙陣，非可草率前進。子牙可吩咐門人，搭起蘆篷殿，迎接各處真人異士，伺候掌教師尊，方可前進。」子牙聽畢，忙令南宮适、武吉起蓋蘆篷去了。

且說哪吒現了三首八臂，登風火輪，面如藍靛，發似朱砂，丫丫叉叉，七八隻手，走進關來。軍校不知是哪吒現此化身，著忙飛報子牙：「稟元帥：外面有一個三頭八臂的將官，要進關來，請令定奪。」子牙令李靖：「去探來。」李靖出府，果見三頭八臂的人，甚是凶惡，李靖問曰：「來者何人？」哪吒見是李靖，忙叫：「父親，孩兒是三太子哪吒。」李靖大驚，問曰：「你如何得此大術？」哪吒把火棗之事說了一遍。李靖進殿回子牙，備言前事。子牙大喜，傳令：「令來。」哪吒進殿，拜見元帥。眾將觀之，無有不悅，俱來稱賀。不表。且見次日南宮适來回報曰：「稟元帥：蘆篷俱已完備。」黃龍真人曰：「如今只是洞府門人去得，以下將官一概都去不得。」子牙傳下令來：「諸位官將保武王緊守關隘，不得擅離。我同黃龍真人與諸門人弟子前去蘆篷，伺候掌教師尊與列位仙長，會誅仙陣。如有妄動者，定按軍法。」眾將領命去訖。子牙進後殿來見武王，曰：「臣先去取關，大王且同眾將住於此處。俟取了界牌關，差官來接聖駕。」武王曰：「相父前途保重。」子牙感謝畢，復至前殿，與黃龍真人同眾門弟子離了汜水關，行有四里，來至蘆篷。只見懸花結綵，疊錦鋪氈。黃龍真人同子牙上了蘆篷坐下。少時間，只見廣成子來至；赤精子隨至。次日，懼留孫、文殊廣法天尊、普賢真人、慈航道人、玉鼎真人來至；隨後有雲中子、太乙真人、清虛道德真君、道行天尊、靈寶大律師俱陸續來至。子牙一一上下迎接，俱至蘆篷坐下。少時，又是陸壓道人來至，稽首坐下。陸壓曰：「如今誅仙陣一會，只有萬仙陣再會一次，吾等劫運已滿，自此歸山，再圖精進，以正道果。」眾道人曰：「師兄之言正是如此。」眾皆默坐，專候掌教師尊。不一時，只聽得空中有環佩之聲，眾仙知道是燃燈道人來了，眾道人起身，降階迎上籬來，行禮坐下。燃燈道人曰：「誅仙陣只在前面，諸友可曾見麼？」眾道人曰：「前面不見甚麼光景。」燃燈曰：「那一派紅氣罩住的便是。」眾道友俱起身，定睛觀看。不表。

且說多寶道人已知闡教門人來了，用手發一聲掌心雷，把紅氣展開，現出陣來。蘆篷上眾仙正看，只見紅氣閃開，陣圖已現，好利害：殺氣騰騰，陰雲慘慘，怪霧盤旋，冷風習習，或隱或現，或昇或降，上下反覆不定。內中有黃龍真人曰：「吾等今犯殺戒，該惹紅塵，既遇此陣，也當得一會。」燃燈曰：「自古聖人云：

只觀善地千千次，莫看人間殺伐臨。」

內中有二代弟子倒有八九位要去。燃燈道人阻不住，齊起身下了蘆篷，諸門人也隨著來看此陣。行至陣前，果然是驚心駭目，怪氣冷人。眾仙俱不肯就回，只管貪看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